

有没有男主偏执成狂占有欲很强的病娇文？

新婚之夜，挑开盖头后，我手拿剪刀恶狠狠的看向眼前的新郎。

「你若不想死就别碰我！」

他眯了眯眼，眼里带着的笑意尽数褪去，眸中闪过一抹阴狠。

「怎么？郡主还想为别的男人守节不成？」

我的指尖微微颤抖，不知是因为握着剪刀过于用力，还是因为他突然阴沉的脸。

总之我怂了，没敢回答他的话。

他却将大红喜袍脱掉扔到一边，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，我慌了往床里挪，情急之下的举起剪刀刀尖戳向他。

「哐当！」

我手腕一疼，剪刀应声落地。

他欺身而上将我逼到角落，一手撑着墙，一手便来扯我衣服，我惊慌之下，狠狠的甩了他一个耳光。

他的脸被我打的一偏，玉面之上印下了五个清晰的指印，脸色瞬间变色，犹如阎王在世。

我往角落里缩了一下，以为他会打我，没想到他居然捡起之前掉落的剪刀，冷笑着塞进我的手里，面色癫狂的指着胸口。

「来，郡主不是要守节吗？往这刺，今日我谢暄不死，你昭乐郡主的夫君我当定了！」

他开始凑过来扯我衣服，我拼命挣扎，刺啦一声，我胸前喜服被应声撕开。

我瞬间红了眼，又羞又气，闭上眼举起剪刀向他身上刺了过去。

砰！

我被他手臂力量一甩，头狠狠的撞到了床头，一阵晕眩，我晕了过去……

2

「郡主，郡主，你快醒醒？」

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叫我，难受的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便是红色纱帐，我激灵一下坐起身来，下意识便打量身上衣物。

还好，谢暄还没丧心病狂到奸尸。

我的贴身丫鬟芍药扑过来，在床边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「郡主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。」

一旁的曹嬷嬷也赶紧过来，担忧的劝着我「郡主，你怎么如此胆大，这哪有新婚之夜就伤了自己夫君的新妇，我刚才可瞧着姑爷手上还淌着血，匆匆的就去了书房，趁着现在还没惊动老夫人，您赶紧去服个软吧。」

我垂首看到胸前长发和身上被撕破的红色嫁衣，想起谢暄面如煞神的模样，梗着脖子不说话。

「郡主，你已经嫁了人，可不能再耍小性子，我看姑爷并没有声张，这是给您留了台阶的，您可千万别任性。」

我还是没说话。

「郡主，你就算什么都不顾了，也得想想公主府，想想长公主，想想太子殿下啊！如今朝上夺嫡斗争日盛，司贵妃日渐得势，四皇子步步紧逼，如果得罪了手握兵权的大将军，让他倒向四皇子，太子殿下可就危险了！」

这话绝不是是一个嬷嬷能说出来的。

只有我那位身为长公主的母亲，才会说出这种话，可这话真的触到了我的软肋，我犹豫了。

我心悦当今太子，几乎人尽皆知。

我母亲是长公主，父亲是皇后之兄，当朝国舅爷，太子是我表哥，我们称得上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我也一直以为自己会嫁给太子表哥。

可没想到，一道圣旨，我便被许给朝廷新贵，当朝大将军谢暄。

谢暄是战神下凡，整个南朝没人否认。

他从千军万马中救出被敌兵围困的太子得到重用开始，到他击败南朝心腹之敌，几乎百战百胜，从一介布衣，到手握兵权的大将军，谢暄仅仅用了五年时间。

而他偏偏还生的极好，有京都第一美男子的称号，被称为玉郎。

是啊，这样的郎君谁人不爱。

可我闪闪不喜欢他看我时那种直白而赤裸裸的眼神，第一次见面，他便对我表达了一种疯狂的占有欲。

我不喜欢，这不正常。

「郡主，你马上天亮了，您再不去……」

秦嬷嬷小心催促，我心中思虑，如今表哥的太子之位着实危险，四皇子虎视眈眈，对谢暄十分拉拢，我着实不能与他闹得太僵。

纵使我再讨厌谢暄，埋怨太子的拱手相让，也不能连累到家中在朝堂的布局，为今之计我只能暂时隐忍与谢暄周旋了。

我坐到铜镜前，心中思索一番，一会儿试着和好，谢暄若肯退一步，我便与他做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也未尝不可。

只怕他得寸进尺。

3

「吱呀」一下，门突然被推开。

嬷嬷惊喜的声音传来，「姑爷您来了，郡主正想去向您赔礼呢。」

「你们先出去吧。」一道冷冽的声音。

我猛的心里一紧。

顶着盖头，我只能隐约听到曹嬷嬷等人离开关门的声音。

听着靠近的脚步声，我心中更加紧张，葱白的手指绞紧了，心怦怦跳的厉害。

他若答应不碰我，我什么都能依他。

正想着，盖头被猛的掀开，我抬头对上了一双冷若寒霜的眸子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没有一点情绪。

我的心猛的一沉，顾不上看他的脸，只觉得整个人都僵硬了。

想着先前嬷嬷教我的话，我结结巴巴地说，「夫君，我……我一时糊涂，你不要与我一般见识。」

说着，我还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让自己的双眸噙着泪水，看起来楚楚动人。

谢暄眉眼之间越发冷淡，虽然没有出声，直勾勾的盯着我的黑眸，像是从中窥出了些什么。

我一时心虚，不再敢与他对视，低下头皱了皱眉。

下一刻，谢暄伸出修长分明的手指，捏住了我的下巴，迫我抬头，对视之中，谢暄笑中满是嘲讽之色。

「郡主国色天香，心比天高，怕是瞧不上谢某了。既如此，谢某也不勉强。」

他猛的甩开我的下巴，背于身后的手，将一张纸甩到我的怀中。

「这一份休书，郡主可收好了。」

休书？！

他怎会如此好心？

我猛地抬头，忙拿起落于怀中的休书查看。

上面赫然写着我新婚之夜心弑夫，被谢暄休弃。

「你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谢暄望着我脸上满是嘲讽之色。

「这不是郡主想要的吗？郡主心心念念着太子殿下，甚至不惜以死相逼，即使如此，那谢某便成全你，只是这太子的女人，郡主怕是没福气当了。」

他说到最后咬牙切齿，一双眸子漆黑一片，手下也越发的用力，恨不得要捏碎我的下巴。

我一口气堵在心口，眼前一黑，气的差点昏过去。

这哪里是休妻，明明就是在打公主府和太子的脸，赤裸裸的威胁。

我毫不怀疑，今日我若敢接休书，明日谢暄便敢站到四皇子那边，与太子为敌。

我左右为难，忽觉得头皮一疼，刚刚整理好的凤冠被谢暄劈头打下，在地上滚了一圈，发出叮叮的碰撞声。

我谢暄拂袖：「郡主即拿了这休书，便不再是我谢府的人，这凤冠……哼！」

他一脚踢开凤冠，拂袖便要离去。

我猛的起身，挡到他面前，面色通红，「不，你、你不能休我！」

「我凭什么不能休你。」

谢暄看着我，眼中毫无感情，「仅凭你新婚之夜弑夫这一条，我便能休了你。」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若不对我无礼在先，我怎会……」

我越说越没有底气，谢暄面色越来越阴沉，我一时情急之间，一直压着的脾气蹭蹭上来。

「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休我。」我又补了一句，「也不能碰我！」

「昭乐郡主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」谢暄脸色一寒，瞬间气势暴涨，再次捏住了我的脖子，将我按到了床上。

我以为他又要用强，情急之下张口冲着他的手腕狠狠咬下去，力气大的甚至尝到了铁锈味。

谢暄吃痛，一把甩开我。

我顺着他的力道朝床里滚了两圈，缩在角落警惕地看着他，「这次不能怪我，谁让你色欲熏心……」

谢暄咬牙看我，神情越发的冰冷。

我扯了扯身上的衣服，努力的让自己冷静道：「谢暄，你我一言一行皆被人盯着，你新婚之夜便给了我休书，若是让外人知晓，你我两家颜面扫地，这便是你想要的？」

谢暄嗤笑一声，「郡主可真会倒打一耙。」

我忽略他的嘲讽，继续往下说：「今日伤了你是我有错在先，可你明知我不愿嫁你，还使手段向圣上求婚难道便没有错吗？如今我既嫁了你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我日后定然好好做谢夫人，不会再与你找麻烦。」

我说完，沉默了一会儿等着谢暄开口。

可等了好一会儿谢暄都没有说话，我抬头去看，谢暄眯着眼睛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。

「郡主这是要为了太子甘愿献身了吗？」

我脱口而出，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」

他嗤笑，「既然碰都不能碰，我留着一个花瓶一样的妻子干嘛？供着吗？是不是还要每日上供？」

他的嘴真毒。

我急了，忙道：「只要你别碰我，别的我都依你，纳妾也行。」

听到纳妾他神色一寒，视线在我身上打量着，许久他才收回视线，古怪的笑了笑，将休书撕碎。

「既如此，我便再给郡主一个机会，这休书暂留。」

我看着谢暄欣长的身影离去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只是他答应的一般爽快，却不知他要我做什么？

4

新婚之夜，我独守空闺。

第二日，我睡的正香，便被一掌拍醒。

我一直有起床气，不满的嘟囔道：「谁？掌嘴。别扰我睡觉。」

话未说完便对上了一双冷若寒星的眸子，瞬间闭紧了嘴巴，赶紧坐了起来。

谢暄并未开口，却是拿出一跟银针，掀开褥子直接往我手指上一扎，染红了下方的帕子。

我痛呼一声，「你干嘛！疼！」

开始我并未反应过来，等我看着那染红白色的手帕，瞬间脸色一红。

他这是在假装我二人已圆房。

谢暄神色淡定，将银针放好，再次用褥子盖上落红，看向我神色却隐含警告。

「郡主，记得昨日你说的话，如若反悔，我绝不饶你。」

我心中忐忑，只能点头。

曹嬷嬷推开了门，这时谢暄和我已经穿戴完毕，曹嬷嬷挨着另一个嬷嬷走进来，芍药伺候我梳妆打扮。

谢暄端坐一旁，身姿挺拔，面色冷沉。

进来的嬷嬷忙收了帕子，小心的放到盒子之中上，道：「恭喜将军，夫人，早生贵子。」

谢暄撩袍起身看了一眼梳妆镜前面的我，无表情的我：「准备一下去给祖母请安。」

说完他率先出了门，我忙跟上。

到了正厅，我见到了谢暄的奶奶，好在奶奶并没有为难我。她笑呵呵的接过我二人敬的茶，拉着我的手，送与我一看就质地温润的玉手镯。

「这是暄儿苦命的娘留着的，可惜她没能看到暄儿如妻，今日便给你戴上吧！」

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我昨日还差点捅死人家的儿子，如何有脸接人家的手镯。

我求救瞥向谢暄，他点了点头，我只得收着，谢暄与奶奶说了几句，便有事离去了。

奶奶是个极好的人，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的说了许多，说着说着便眼底含泪。

说她是将门虎女，与谢暄的祖父经常吵架一言不合，刀剑相向。说她的儿子娶了个娇滴滴的江南姑娘，她大声说几句便偷偷抹眼泪，人却是极巧的，秀的秀怕漂亮极了，最好的是给她生了个这么好的孙子。

谢暄小时候长得跟个姑娘似的一样好看，我们一家人都担心他大成了小白脸，后来看到他跟人打架，放心了，哈哈……这小子打架可狠了。

后来啊，北戎太子亲自带兵偷袭江北，世代镇守江北的谢家，除了谢暄和老夫人，全族老幼，一百二十八口全部惨死在北戎的铁蹄之下。

「你既然做了谢家的媳妇，奶奶希望你能和暄儿同心同德，夫妻一体。」

奶奶殷殷说完便让我回去休息了，可我却心事重重。

我曾听爹爹说过，太子一直主张放弃江北，与北戎和谈，划江而治。

5

夜里，谢暄很晚才回来。

我睡眠极浅，在推门之声响起便已醒来，此刻被子下的拳头紧紧握着，竖着耳朵警惕地听着脚步声。

他来干什么？

不会是反悔又要和我洞房吧？

若这厮真的反悔，我这次又到底是拼死反抗呢？还是假意顺从呢？

我心矛盾，他已来到床边，我只觉得后背一阵凉意，谢暄居然躺到了我的身侧，我心跳得愈发厉害。

谢暄似感觉到我通通的心跳，猛的一拽被子，语含讥讽。

「郡主这装睡装的可真假。」

我心中一顿，脸色微红，一时不知是该继续装睡到底，还是起身与他争辩一番？

气氛尴尬之时，忽然一阵破空之声响起。

一个黑衣人猛的翻窗而入，寒光一闪，赫然是一把利剑，径直刺了过来。

谢暄武艺极高，他扯过被子缠住剑身猛的往外一横，瞬间借力从床上腾空而起，与那黑衣人斗成一团。

我缩到角落里，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

只见谢暄拔剑而出，剑光寒影之中砰砰之声不绝于耳，而谢暄与黑衣人缠斗许久，猛的黑人甩出一片毒针，毒针射向谢暄，谢暄剑光闪过，避向一边。

此刻打斗之声已惊动了侯府的人，护卫们的声音想起，黑衣人趁势翻窗逃走。

谢暄身体一僵，站在那，一动不动。

我惊魂未定，小心的凑过去，却见他脸色煞白，唇间已经隐隐发黑。

这是……

我低头看见他胸前赫然插着一根毒针，大惊之下，赶忙去撕开他的衣服。

谢暄握住我的手，眼底一片冰海：「滚，不准告诉祖母。」

「不想死就闭嘴！」

我拍开他的手，看这毒来势汹汹，直接将他的衣服撕开，将他扶到床上，慌乱地在房间里找工具，扒了半天才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一套银针。

看着那套简陋的银针，我幽幽叹气。

没办法，只能先凑合用了，我将蜡烛移过来，用火给银针消毒，礼针下去，谢暄猛的歪头吐出一大口毒血。

我摸了摸他的脉，皱眉，又是两针下去，看着他又吐出一口毒血，这才松了口气。

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创伤药。」

谢暄躺在床上，此刻看向我的眼神惊疑不定。

我被他看得有些心虚，搅动双手，觉得自己肯定暴露了。

他手指指向床头的柜子低声道：「那边有药，在暗格里。」

我走过去，拉开柜子，找到暗格才发现里面有不少的药，我小心的为他敷上伤口，包扎好，手法娴熟，显然经常练习。

谢暄看着我的动作，忽然目光灼灼的盯着我：「郡主纵然失忆了，医术还是这般高明。」

我手一抖，「你怎我失忆过？」

我确实失忆了，准确来说是丢失了一年的记忆。

因为年幼时身体不好，经常昏厥，药石无灵，母亲四处求医问药，后来寻的药王施救，却要我拜他为师。

母亲本不同意，但在我再次昏厥之后，不得不将我送到药王谷拜师，后来我每到暑热之时，便在药王谷学医。

三年前，江北之战爆发，我随师傅救济难民，据说在一次意外中伤到了头，醒来便不记得那年的事了。

这事知道的人极少，就连太子表哥我怕他担心，都不曾提起，他怎会知道？

谢暄就这么看着我，神色复杂，我甚至能从中看出几分情意缠绵来，莫非我疯了不成？

许久他撇开脸，悠悠道：「郡主难道便从未想过，会忘记重要的故人吗？比如情郎……」

「不可能。」我几乎立刻打断他的话，笑了一声，「将军未免太无耻了，难道为了睡我，不惜假扮我忘了的情郎？」

他脸瞬间寒了下来，恼羞成怒的将我直接甩到床里面，拉上被子。

「郡主，今日之事，嘴巴闭紧一点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」

我不忿的点了点头。

6

谢暄受了伤，不得不在家将养，而我身为他的刚过门的妻子，不得不贴身照料。

几天下来，我发现他倒不是难缠之人，他对一切都十分随意。只要他不馋我身子，我们勉强还是能够和平相处的，甚至他对我都无甚要求。

我母亲尊为公主，从小在宫中长大，养成了诸多规矩，对我要求甚远。

我时常庆幸，因幼年身体不好得以入药王谷，不然我定会被我那个公主老妈给憋出病来，而现在谢暄对我十分放纵，我一点一点试探他的底线。

婚后我倒是自由，今日出去逛个街，明日出去骑个马，后来我甚至敢偷摸出去看花灯，我晚上翻墙而入，一下跳进了他的怀里。

我尴尬不已，他却含笑看我，「去何处了？」

我有些心虚的垂头，「就是去街上逛了逛。」

「街上能有什么意思，我带你去有意思的地方瞧瞧。」

他今日似乎心情极好，连带的眉眼之间都温柔了许多，我受宠若惊，忙点头，「好啊，你要带我去哪？」

他嘴角闪过一抹笑，「你去换身男装。」

我着实好奇，回去换了一身男装就跟他出了将军府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带我来了含香阁。

这可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。

据说无数贵族王子为花魁一字千金，甚至偶有粘酸吃醋，醉酒打架之事。

谢暄转身进了里面，我只能亦步亦趋跟上，一进门妈妈就迎了上来，「将军来了，您前几日让姑娘们练的舞蹈都练好了，您要不要看看。」

他折扇轻摇，扔给妈妈一锭银子，「带路。」

妈妈笑成了一朵花，引着我们进了包厢坐下，一坐下，他便只顾着喝酒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，到底是看什么舞蹈。

我酒量不怎么好，刚想抿一口解解馋，却被他直接伸手抽走酒杯，「你别喝，我不想待会背着你回家。」

我猛得一惊，他为何知道我酒量差？

我这边还在怔愣着，丝竹声响起，门帘被挑开，十几个姑娘盈盈而入，清一色翠绿色衣衫，穿的甚为轻薄，挥袖之间，衣服竟然寸寸掉落。

我惊了，她们居然边跳边脱衣服。

好在很快一曲舞毕，谢暄挥了挥手，姑娘们鱼贯而出，他明显已带了几分醉意，眉眼带笑得看向我。

「郡主可学会了？」

我猛得瞪大眼睛，「你说什么？」

他笑意更甚，「郡主要不跳来看看。」

这厮竟然敢拿我与青楼的女子相比较，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

我当下直接掀了他桌上酒，「谢暄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」

他依旧淡定处之，扶着我肩膀让我坐下，还甚为体贴的捡起被我打翻的水果放于桌上。

「莫气，要不我给夫人跳一段？」

不待我回应，他便出去了，我一肚子的火被他给搞蒙了。

猛的丝竹之声响起，一紫色蒙面姑娘徐徐而入，身姿曼妙，体态优雅，眼神流转之间自有一股妩媚之气。

他黑眸如墨，一直直勾勾的盯着我，这一刻我竟有些恍惚，这画面，似乎似曾相识。

一舞完毕，面纱落下，惊为天人，雌雄莫变大概便是形容他这种妖孽的。

他歪着身子，凑近我，「姐姐可想起了什么？」

此时他已大醉，我茫然摇头，他眼底是掩饰不住的失望，独自饮起酒来。

那日将军醉了，醉的还很狼狈。

我们回了房中，他便将我压于床榻之上，我心中危机四起，本想推开他，他却在我耳边轻轻道一声。

「姐姐我成了英雄，可你去哪了？」

我心猛的颤了一下，终究没忍住推开他。

最近我与谢暄关系缓和不少，只是我时常纠结，与谢暄是否真有一段遗忘的情。

这日正好皇后传招，说我母亲正在凤仪宫，思念女儿，于是便差人来请我。

我一入凤仪宫，才发现一切不过是托词，太子早已在殿内等候，缓带锦袍，趁的他仪表堂堂，但他早已不是我心目中的意中人。

我一见他便心绪复杂，不争气的想掉眼泪，说实话我对他有欢喜，但亦有怨恨，天子赐婚，他竟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跟说，这太子当的真窝囊。

我对他的感情大概在大婚之日就灭了个干净，尚不至于对他念念不忘，于是我盈盈一拜。

「昭乐见过太子。」

他见我面色冷疏，温声道：「软软，近日过得可好？」

软软是我闺名，我现在不甚喜欢他这么叫我。

「多谢太子挂爱，很好。」

接下来便是一些客套话，他似乎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，甚至不住的讲起我们年少之事。

我打断道：「殿下，有话就直说吧！」

太子道：「今日请软软来，确实有事相求。」

「不敢，殿下请讲。」

「软软应当听说过，大将军世居江北，江北一战，满门忠烈殉国。」

太子长叹一声道：「大将军悲愤属人之常情，但如今我朝兵力空虚，若因私仇一心主战，导致民不聊生，实在不是明智的行为。我想请软软回去劝劝将军，同意割让江北，已促成和谈。」

我没想到他是为此事找我而来。

轻笑道：「太子说笑了，我与他并无甚情谊，他岂会听我的。」

太子眼中忽的闪过一抹杀意，「若劝说不动，软软可愿为天下苍生而杀一人？」

我浑身冰凉，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堂堂太子之口。

如今战事未平，他却欲杀主帅，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。

「软软，你可还记得说过永远站在我这边，这话还算数吗？」
他温柔脉脉的看着我。

我默而不语，只觉得眼前之人十分陌生，他早已不是当年力排众议，率军出征的少年太子，而是变得为了权利不择手段。

「殿下，我一介女流，实在不懂朝堂之事。若太子无事，我便告退了。」

我转身欲走，眼角一撇，猛地看到一抹不远处，谢暄竟然和四皇子相携而来。

他视线看过来，与我遥遥对视一眼，甩袖转身离去。

8

谢暄至此开始和我冷战，一个大男人如此小气，未免有失君子风度，可这急坏了曹嬷嬷。

她叹口气，吩咐芍药，「去厨房热点参汤，端过来，待会让小姐去给姑爷送去。」

我连忙摇头，「嬷嬷、我不想去。」

嬷嬷语重心长的道，「郡主呀，你在家做女儿时如何任性娇惯都可，可如今做人家媳妇儿便不能再任性了，大将军如此英雄人物，不知道多少姑娘挤破头想进门呢。」

我极其不情愿地跟着曹嬷嬷出门，带着端着参汤的芍药敲响了谢暄的书房。

「进来。」

仅仅是听见他的声音，我就打了退堂鼓，刚想张口就对上曹嬷嬷殷切的目光，只好咽下想说的话。

「郡主自己进去吧。」嬷嬷让芍药将参汤递给我。

我轻轻推开了门，将参汤放在桌上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「夫君，夜深寒冷，喝碗参汤去去寒吧！」

快点喝啊，哪怕只是喝一口我也好跟曹嬷嬷交代。

谢暄抬起头，冷冷目视着我，「郡主又想打什么注意？」

「你胡说什么，我就是给你送个汤！」我被他笃定的语气弄得自己也有些不自信了。

然而谢暄却站起来，一步上前逼近我，另一只手将桌上的参汤端起来，「既如此，那郡主可否先尝一口？」

「这……不合适吧？」我犹豫，共饮一碗汤，实在有些过于亲密了。

不等我将后面的话说完，谢暄已经将参汤送到我的嘴边，我下意识将他的手推开，谢暄手里的茶碗应声落地，参汤撒了一地。

我扶着书架剧烈地咳嗽，怒声道：「谢暄！你干什么？」

「这参汤既是郡主所赠，那郡主自然要先尝尝，有什么不对吗？」谢暄用手帕擦拭着手上的参汤，慢条斯理地说，「还是说郡主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，所以自己也不敢喝？」

听见这话，我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原来是怀疑我在里面下药，所以才想让我『试毒』啊。

我冷笑一声，「将军就如此小瞧我的本事，我若想毒死将军，何须在参汤中下药！」

我气的甩门离去。

外面，曹嬷嬷和芍药看出来的我一身狼籍，当即红了眼眶。

「这、这怎么回事啊。」曹嬷嬷用手帕擦着我身上的汤渍。

我将我的手推开，咬着牙说：「一片好心，都喂了狗了！」

「小姐！慎言！」曹嬷嬷道。

我撇撇嘴，没有再说话。

回了住处，我气的躺在床上，才猛的反应过来，谢暄今日为何会这般反应。

看来我与太子谈话，肯定早就有人与他通风报信，他今日不过就在试探我罢了。

狗男人，我若想下毒，他岂能活过第二日。

此后我极少见到谢暄，不知是故意避而不见，还是真的事物繁忙，我有些不习惯，

我每日起来向奶奶问安，奶奶年事已高却是十分爱闹的性格，不过几日，她几乎把谢家的家底全部与我交代了一番，并殷殷嘱咐。

「软软啊，你是个好姑娘，我这个孙子啊就是嘴硬，你要多担待些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」

我知奶奶也知道我门赌气之事，可我对谢暄感情实在复杂，我与他似乎真的有一段忘却的过往，他的行为让我隐约觉得，他或许是在吃太子的醋。

这日我用了晚饭，去了谢暄的书房，却在花园发现，谢暄正月下独酌。

他用酒擦拭手中长剑，他似乎醉了几分，竟开始在月下舞剑，他身姿潇洒，剑气如虹，翩翩少年在月下有一种豪迈飘逸之气。

我忽然想起父亲教我念的第一句诗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

他猛地挺住，收剑入鞘，步履有些踉跄的走过来问，「你在念什么？」

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突然仰头大笑起来，「竟是我糊涂了，姐姐怎会是那种龟缩偷生之人。」

我愣住，他方才竟叫我姐姐。

可我却依稀觉得，这声姐姐是十分熟悉的，自然的，

我问道：「你叫我什么？」

他不答，而是直直的盯着我，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去见太子，可好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我身为郡主，进入皇宫乃常事，不可能不与太子照面。

他脸色一尘，逼近我，「你的眼光真是差极了，你的那个太子哥哥有什么好，被一场败仗就下破胆的懦夫……」

「将军慎言！」

我忙打断他的话，知他今日真的喝醉了。

他向我走来，却一个踉跄将我扑倒在地，我被被他抵在树旁，他嘴边酒气传入我耳朵，微微有些发热

「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哪里比不上一个太子！」

他此刻凤眸微眯，玉面微红，真当得起玉郎的称号。

他勾唇笑着，吻上了我的唇，我下意识往后靠，被他大掌按住我不再挣扎，索性迎了上去。

这个吻，我并不太想拒绝。

在他逼人的视线中，我无奈道：「以后再入宫中必让人陪侍左右，不再单独与太子会面。」

他这才有了些笑脸。

我现在人忍不住相信，我与他或许真的有一段情。

9

刚刚入冬，皇帝舅舅突然病了。

纵使我对朝堂之事漠不关心，也隐隐察觉到了局势混乱，太子与四皇子之争几乎摆上台面，这背后关系和战之争，谢暄这个坚定的主战派，甚至已经开始公然为四皇子站台。

而我与谢暄的关系却陷入了奇怪的僵持，他最近对我避而不见，或许因为怕因太子之事与我起争执，而我近日时常在梦中见到他少年之时的模糊轮廓。

我已无法逃避，我与他有极其重要的过往被我忘了，我一时不知该如何面对他。

皇帝舅舅病的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一度陷入昏迷，时睡时醒。

我与母亲一同入宫伺疾，母亲与皇帝舅舅一母同胞，感情甚笃，见舅舅形容枯槁昏睡着，当下衣袖遮面，泪流不止，随即又发起了公主脾气。

「御医呢，御医都是吃干饭的吗，拉出去通通砍了。」

母亲甚得皇帝舅舅宠爱，一向骄纵，此时无人敢求情，就连一旁皇后也默不作声，太医跪了一地，战战兢兢。

我忙上前，「母亲莫气，让我瞧瞧吧！」

因为自幼身体不好，便是被称为母老虎的母亲对我也极少发火，她挥手让太医退下。

我坐下，给皇帝舅舅把脉，心中咯噔一下，舅舅气若游丝，显然已经药石无医，不过吊着最后一口气罢了。

我施以银针刺以穴位，一刻钟后舅舅悠悠转醒，母亲大喜过望，皇帝舅舅将众人遣走，单独与母亲说了许久的话。

大殿之外，皇后将我叫到一旁，「玉儿，我知你怨太子，可他身为未来储君，也是身不由己，你莫要怪他！」

我知她意思，左右不过怕关键时刻，我怂恿母亲左右未来储君之位，给她儿子下绊子。

还未来得及张嘴，公公突然喊，「昭乐郡主，陛下请您进去。」

皇后脸色一变，我来不及多想，便随着公公进了内殿，此时皇帝舅舅已经被母亲扶着坐了起来。

见我进来，舅舅冲我招了招手，「昭乐，到舅舅这来。」

我鼻子一酸，忽的想起年少之时，他也是如此坐在龙椅之上，笑着冲我招手：过来舅舅这，咱们昭乐以后做太子妃好不好，谁做太子便嫁谁。

一转眼，就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，皇帝舅舅也老了？

我走近，母亲往旁边让了让，皇帝舅舅握住我的手，问，「昭乐，别怨朕将你嫁给大将军？」

我摇摇头，泪不争气的的掉了下来。

我现在真的不怨了，甚至有些庆幸，那日太子让我杀了谢暄便已经情断，后来太子让人下毒，便是彻底断情了。

皇帝舅舅长叹一声，「太子心胸狭隘，懦弱多疑，实在不是良配，更不是良主。」

我心头一惊，莫非……

「朕决定废太子，改立四皇子，谢暄为四皇子所用，你嫁给他也算是个好归……咳咳咳……」

突然门外隐约传来刀剑声，和太监宫女的呼救声，听到有人喊。

「不好了，太子带兵闯宫了！」

10

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。

太子手持利剑，披甲而入，身侧跟着皇后，和精壮的士兵。

皇帝舅舅猛地瞪大眼，抖着手指，「逆一……」

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，母亲愤而起身，「你们干什么，想造反不成？」

太子道：「姑姑何出此言，父皇病危，老四意图谋反，本宫带兵包围父皇，天经地义。」

我只觉得眼前的人异常陌生，他何时变成这样的，那个曾经发誓收复故土的少年英主，何时变得如此懦弱，甚至面目可憎。

母亲拿出圣旨高高举起，大声道：「皇帝已经决定废了你，改丽四皇子为太子，尔等还不领旨。」

太子拳头一握，面色惨白，一旁皇后脸上闪过杀意，下令，「长公主假传圣旨，还不拿下，死活不论！」

两方人马迅速激战在一起，母亲拉住我的手，从后门离去，后面士兵紧追不舍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我猛地挡在了母亲面前。

头好痛……

我再醒了已经在公主府中，母亲见我醒来，忙嘘寒问暖，见母亲没事我松了一口气，摇摇头表示无事。

母亲这才放下心来，谢谢与我讲了那日之事。

原来我已经昏迷了半月有余。

而父亲早就因为太子主和而投靠了四皇子，只是表面表示拥护太子，将我嫁给谢暄也是父亲向四皇子纳的投名状。

那日父亲与四皇子及时带兵赶到，救了我与母亲，现在太子已经被囚东宫，四皇子继位，正在准备登基大典，我父母总算在这场夺位之中成功的保住了家族荣华。

我张了张嘴，还是问出了口，「谢暄呢？」

父亲神色变了变，递给我一封信说：「前日北戎发兵挑衅，谢暄已经带兵出征了，走之前给你留了一封信。」

我接过父亲手中的信，打开，潇洒刚毅的字迹映入眼中。

吾平生夙愿有二，一为带兵收复江北之地，复我故土，二为姐姐记起当年之事，明我心意。

愿得胜所归之日，得吾妻亲解战袍！

我并没有想起他，可心却难受的厉害，泪不受控制的滚落，滴在了墨迹之上。

我从未如此迫切的希望可以想起当年之事，但天不遂人愿，我伤势日益好转，但对当年记忆依旧一无所知。

可我的心里却逐渐被一个身影占满了。

开始忍不住想他。

我时时刻刻打听前线的战事，我听人讨论着他又打下了几座城，因为治军严明百姓争相参军，北伐大军准备渡江……

我的夫君，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！

我爱上了每天在茶楼听着那些半真半假关于他的故事，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成形，仿佛他回到了我的眼前。

我时常后悔，在新婚留下如此难堪的一夜，我开始期待，他得胜而归我为他解下战袍，我想告诉他，虽然我未曾想起我们的过往，可我的心再次装满了他。

可这一切我都没能等来。

那一日我依旧想去茶楼听戏，芍药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，「小姐不好了不好了……」

我本想训她行事不要如此慌张，听完她的话却猛地顿住，猛的喷出一口鲜血，眼前一黑，径直撞向了一旁的桌角……

11

他们说我的将军战死了。

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，他是百战百胜的战神，他是整个南朝的保护神。

他怎么可能会死？

我那日撞伤了头，时常头痛，偶尔会陷入昏睡。

我在漫天黑雾中窥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，他在尸山血骨中伸出了血迹不堪的手，抓住了我的脚。

「姐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不能死在这……」

我将他带回了药王谷，他的命真的很硬，昏迷了三日才醒来，师傅笑着说，他的命，可是吃光了半个药王谷才救回来。

少年说他叫阿复，我一听就是假名字，也没逼问。他的容貌是极美的，眉眼如画，便是在金陵城中，我也从未如此好看的人。

阿复就这么在药王谷住下了，他的嘴巴很甜，他甚至十分聪慧，师傅每日逼我背的药王典籍，他仅仅看过一遍，便能倒背如流。

他会随我和师傅前去救济灾民，江北之战大败，让无数南朝人开始向南迁移，他们颠沛流离，妻离子散。

阿复每每看到总是紧握双拳，我在他眼中看到了刻骨的仇恨，他说，「姐姐我想去参军！」

我拍了一下他的头，「参军干嘛，去送死吗？」

「不，我要收复江北。」

我嗤笑一声，「就你这样的，恐怕会被抓起来卖进青楼。」

他不再说话，只是眼中火焰更甚。

他在药王谷整整养了半年的伤，时日越久，我才发现他性格是不羁的，跳脱的，偶尔喜欢捉弄我，但更多时候是沉默的，冷沉的，像一块沉默的石头。

他每天都会看兵书，师傅说他不是池中之物，我嗤之以鼻，我是昭乐郡主，母亲是长公主，父亲是首辅，太子是我表哥，他不是池中之物，难道还是神仙不成？

师傅有个相好，是依翠楼的姑娘，一日师傅偷偷去会相好的，我于是带着阿复跟在后面，逼着阿复带我跳上了依翠楼的小楼，我俩在墙角看着师傅喝酒，姑娘跳舞，越跳姑娘衣服越少。

他红着脸捂住我眼睛，之前在侯府被规矩森严管的久了，出了门便疯了，我轻轻的扣住了他眼睛说：「你害什么羞呀，快看，那个姑娘腰可真细。」

我们趴在窗户上看了许久师傅和姑娘亲热，最终他脸红成了猴屁股，将我从小楼上拎了下来。

日复一日，我觉得阿复似乎越来越沉默一日，我生辰将近，他问我想要何礼，我想起那日他面红耳赤的模样，当真是秀色可餐，于是我玩心大起，说我想他穿女装跳那日的舞。

他目瞪口呆的看着我，我故作失望的叹气，唉，你要是不想穿就算了，只是可惜了你那张祸国殃民的脸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生辰那天，他居然当真换了一身翠绿色女装，环佩叮当，以纱遮面，肤如凝脂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娇羞之态，比那日花魁跳的还勾人。

我真服了他，仅仅看了一遍，便能如斯还原，于是我十分入戏份大喊，「美人，你衣服还没脱呢。」

他气的横了我一眼，我忽的想起了眼儿媚这三个字，真是嫉妒，一个男人怎么能生成这般模样。

舞罢，我俩偷了师傅的酒席地而坐，我喝了一杯就倒了，最终便互相依偎着睡去。

第二日他却与我说：「姐姐我要走了。」

我当时甚为生气，原来这小子一直就在偷偷计划逃走，我扭过头不看他，「要走就走吧，你压根都没想跟我说。」

他急了，赶忙扳过的肩，小心翼翼的说：「我也不舍得姐姐，但是我要去参军，我一定要收复江北。」

我当时只当他年少轻狂，却不知他身负血海深仇。

后来他还是走了，频频回头看我，大声冲我喊：「姐姐你别把我忘了，我会回来娶你的。」

「哼，你就走吧，我肯定会把你忘了的。」

后来一语成谶，我真的把他忘了。

12

我这次受的伤总也不好，幼年旧疾也复发，母亲甚至请了师傅过来，我却还是倦的厉害，时常一睡就是半天。

梦中，我时常能感到有一少年站在我的床头，是而摸摸我的头，时而叹气，时而对我笑笑，我叫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我听到了他说：姐姐，等我回来娶你。

我等你回来，我一定等你回来，我想告诉他，却什么也喊不出口。

半月之后，我终于好转可以出门，我甚至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我的将军真的回不来了。

新皇帝要往江北派新的主帅，谢暄身死，极大的打击了朝堂的士气，我的父亲身为文官之首，主动请命担任主帅。

我理解父亲，他年少时便弃文从武偷偷跑去江北参军。从一个小兵摸爬滚打做到将军，但终究是先帝仁懦，对北戎屡屡退缩，他心灰意冷才返回金陵，后尚公主，却日渐消沉。

我尤记得父亲教我的第一首诗：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！对酒当歌，月下舞剑，那般风姿，其实谢暄是像极了父亲的。

母亲得知父亲出征，哭了整整一夜，第二日闭门不出，我送父亲出征，眼泪滚滚而下。

父亲，一定要回来。

我失去了一个夫君，不能再失去一个父亲。

父亲走后，我日夜担忧，还要宽慰母亲，后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。

江北之地出现了一个神秘小将，戴青面獠牙的修罗面具，乃天神下凡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他被父亲收入麾下，频频溃败的南朝将士士气高涨，终于稳住了江北局面。

后来那位修罗将军所向披靡，在其带领之下很快便将战线推至江水之北，夺回了江北三郡，北戎提出和谈。

后来将士班师回朝，我于城楼之上忘去，看到父亲死灰一般熄灭的神色再次有了神采。

我想着这一刻父亲是快活的，可我却在等不来我的将军。

我转身欲走，却在千军万马之中，被一个身影吸引，那时一个戴着狰狞面具将军，骑在高马之上，在人群之中气质出众。

他，竟像极了谢暄。

「谢暄！」

我喊她。

他身体一僵，向我这边一瞥，又冷淡的转回了目光。

我这才知道他便是那位修罗将军，我与父亲说：「他一定是谢暄，我不会认错的。」

父亲顿了一下，那犹豫太过明显，我几乎立刻确认他便是谢暄，可我不知父亲为何欺骗我。

直到我去了修罗将军的府邸，无意中看到他卸下面具的，那张伤痕嶙峋的脸，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说谢暄死了。

那张可怖脸，谁会相信是曾经被称为玉郎的大将军？他见是我，扣上面具，扭头便走，甚至不肯看我一眼。

我上前拦住，猛的抱住了他的腰，泪水几乎夺眶而出，他却冷淡的说，「郡主，请尊重。」

我强忍心中委屈，徐徐开口，「你若是谢暄，那我抱自己的夫君有何不可。你若不是谢暄，那我的夫君已死，将军尚未娶妻，不若我去讨道赐婚的圣旨，将军便无需言自重了。」

他不再言语，默认了我的存在，于是我日日去他家，整个金陵城都开始传，郡主疯了，竟然看上了那个修罗将军。

而我早已不在意这些，我们的时间还很长，总有一天我的爱会开出小花，治愈他的伤痕。

我等着，他再叫我一声姐姐……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